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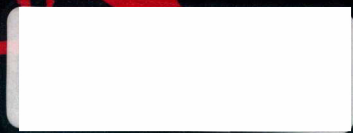
阿努比斯之门

蒸汽朋克经典之作
秘史小说代表作品

THE ANUBIS GATES

TIM POWERS

[美] 提姆·鲍尔斯 著
颜湘如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44P./

THE
ANUBIS
GATES

TIM POWERS

阿努比斯之门

[美] 提姆·鲍尔斯 著
颜湘如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努比斯之门 / (美) 提姆·鲍尔斯著; 颜湘如译. —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455-3729-1

I. ①阿… II. ①提… ②颜…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34965号

The Anubis Gates

Copyright © 1983 by Tim Power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21-2018-182

阿努比斯之门

ANUBISI ZHI MEN

出品人	杨 政
著 者	[美] 提姆·鲍尔斯
译 者	颜湘如
责任编辑	陈文龙
封面设计	今亮后声
内文排版	思想工社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	----------------------------------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	--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天津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38千
定 价	42.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3729-1

版权所有 ◆ 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没有人能两度进入同一条河流，因为第二次便已不是同一条河，而人也不是同一个人。

——赫拉克利特

……他们在世界黑暗古老之地移动：
像水手，曾一度健康且眼疾手快，
当船出现破洞，他们无法接受
损毁的事实与逃亡的必要，
却选择乘着心爱的船骸
沉入黑暗；但他们并未溺毙，
而是继续扬帆
在午夜深渊的水中逆流前进，
由深渊到深渊到漆黑的悬崖
拼着命寻找上岸的机会；
他们乘着破船缓缓航行，
很快便不再冀望亮光
与空气与存活的同伴——从此
他们只想寻找最深处的树丛，
离几乎已遭遗忘的太阳最远的树丛……



——摘自威廉·艾希布雷斯《黑夜十二小时》

目 录



第一部 毛茸茸的脸

序曲：一八〇二年二月二日 / 002

第一章 / 017

第二章 / 053

第三章 / 077

第四章 / 091

第五章 / 120

第六章 / 151

第七章 / 185

第二部 黑夜十二小时

第八章 / 230

第九章 / 265

第十章 / 307

第十一章 / 333

第十二章 / 355

第十三章 / 376

第十四章 / 398

第十五章 / 410

尾声：一八四六年四月十二日 / 452

第一部



毛茸茸的脸



序 曲 | 一八〇二年二月二日

尽管失去的多，留住的也多；尽管
已不复昔日撼天动地的神力，我们
仍是我们……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爵士

山坡顶上有个耄耋老人站在两棵树之间，他原以为自己再也燃不起一丝渴望，此时却带着热切的怀旧心情凝望最后一群人收拾起野餐篮，骑上马往南驰去。他们走得有点急，因为回伦敦还有整整六英里路，而西方两英里外布伦特河畔的树干枝丫，已经在红日下映出黑影。

他们离开后，老人转身注视着缓缓西下的落日。万年船哪，他心想；奄奄一息的太阳神拉正驾着这艘船，逆风迂回而下西方天空，航向冥河的源头，然后顺流由西向东驶过冥府，驶过十二个小时的黑夜，抵达最东端之后，这艘船将会于明日载着一个再度青春洋溢、熊熊燃烧的太阳重新出现。

又或者，他痛苦地想，这其实是一个静止不动、与我们遥遥相隔的巨大火球，即使宇宙之大恐怕也涵盖不了，至于我们这个绕着它转的小小星球，则不过像是圣甲虫放出的一粒小屎球罢了。

当他慢慢走下山坡，心中暗忖：依你的意思选择吧……但你

得有甘心就死的准备。

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着，因为他穿着日式木屐，踩在凹凸不平的泥土与草地上很难保持优雅的姿态。

帐篷和篷车中已亮起灯火，各种浓烈的气味交织，随着清凉的晚风迎面扑来：有拴在一旁的驴子身上发出的刺鼻土臭味，有木柴燃烧的烟味，还有烤刺猬的香味，这是他的族人情有独钟的一道菜。此外，从当天下午运抵的板条箱中，他仿佛也隐约嗅到一阵陈腐的气味，就像是一些为了让人反胃而非开胃的古怪香料所发出的霉味，夹杂在汉普斯德石南地阵阵清爽的微风中着实十分突兀。他走近围聚的帐篷时，营地立刻迎上来两条狗，但和往常一样，它们认出他之后随即后退；其中一只还掉过头去，特意大步跑向最近的营帐，另一只则显然心不甘情不愿地陪着阿美诺皮斯·菲齐走进营区。

听到狗的叫唤后，有个皮肤黝黑、身穿灯芯绒条纹上衣的男子从帐中走出来，穿过草地朝菲齐走来。他也和那两条狗一样，到了老人跟前便停下来，说道：“先生，你好。要不要吃个晚饭？火上正烤着刺猬，闻起来很香。”

“我想，刺猬闻起来总是这么香吧。”菲齐心不在焉喃喃地说，“不过不用了，谢谢你。你们自己吃吧。”

“先生，我不吃的——我的贝西以前最喜欢烤刺猬，所以自从她死了以后，我就再也不吃了。”

菲齐显然没有听进去，但还是点点头说：“很好啊，理查德。”他停顿一下，似乎等着对方插话，但理查德一语不发，他便又接着说：“太阳下山以后，找几个小伙子把那个板条箱搬到河岸边

罗曼尼博士的帐中。”

理查德搔搔抹油的山羊胡，迟疑地推托问道：“你是说那个水手小伙子今天送来的板条箱？”

“不然你以为我说的是哪一个啊，理查德？没错，就是那个。”

“先生，小伙子都不喜欢那个箱子。他们说那里头不知有什么东西死掉了，死了很多年了。”

菲齐皱了皱眉，将斗篷拉得更紧些。最后几缕阳光已经被他留在山坡顶上，他那张凹凸粗糙的脸夹在这些阴影当中，似乎也和石头或树干一样死气沉沉。过了好一会他才终于开口：“其实，那里头的东西确实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他对这个胆怯的吉普赛人微微一笑，那笑容就好像一部分山坡崩塌后露出古老的白色石头，“不过它还没有死，我……希望如此。还不算死了吧。”

这种说法丝毫安抚不了理查德，他依然开口婉拒；但菲齐却已转身，大步穿越空地走向河边，他的斗篷被风吹得飘扬起来，有如巨大昆虫的翅鞘。

理查德叹了口气，垂头丧气地朝其中一个帐篷走去，他一跛一跛地走，希望能藉此获赦，不用去帮忙搬运那个可怕的木箱。

菲齐沿着逐渐暗下来的河岸，缓慢而小心地走向罗曼尼博士的帐篷。在此傍晚时分，除了沙沙的风声之外，四下出奇的安静。吉普赛人似乎察觉到今晚将有大事发生，全都和他们的狗一样，走动时无声无息，就连蜥蜴也不再在河边芦苇丛中蹦跳、戏水。

帐篷竖立在一块空地上，周围附近每棵树上都垂挂着绳索，数量之多足以用来支撑一艘大船的桅帆。许多钓鱼绳在十来根直立柱子辅助下，支撑着罗曼尼那个层层叠叠、飘扬、鼓胀的帐篷。

菲齐心想，这看起来就像一个胖修女穿着一件厚厚的御寒外衣，蹲在河边仿佛在祈祷。

他弯下身从几条绳子底下穿过，来到门口拉开门帘走进主室，十多盏灯投射在覆盖于墙壁、地板与天花板的毛毯上，刺得他直眨眼。

罗曼尼博士从桌边站起来，菲齐忽然感到一阵绝望与嫉妒。菲齐满怀恨意地自问，为什么去年九月在开罗抽到短麦秆的人不是罗曼奈利？菲齐扯下土褐色的斗篷和帽子，丢到角落去。他秃秃的头顶活像磨光不佳的象牙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罗曼尼从房间另一头走过来，由于穿着有弹簧底的高跟鞋，身子一上一下怪异地跳动着。他紧握住菲齐的手，用深沉而微弱的声音说：“今晚我们……你……要做的是件大事，我只希望能亲自来陪着你。”

菲齐有点不耐地耸耸肩：“我们俩都是仆人。我的岗位在英国，你的在土耳其。我完全明白你今晚为什么只能以……”他大手一挥，“分身出现。”

“不用我多说，”罗曼尼声调平平，声音却更加深沉，仿佛想从周遭的毛毯挤出一点回音，“万一你今晚死了，放心，我们一定会将你做成木乃伊，依循一切正规仪式与祈祷为你下葬。”

“如果我失败的话，”菲齐回答，“将不会有任何祈祷的对象。”

“我没有说‘失败’。你可能会成功地打开那几扇门，却牺牲了生命。”罗曼尼不慌不忙地指正，“如此一来，当然要采取一些适当措施。”

“好极了。”菲齐有气无力地点头说。“很好。”他又加

了一句。

门口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有一个声音忧虑地问道：“先生？你要我们把木箱放在哪里？快点，我想河里的鬼魂就快要出来看看里面装了什么！”

“倒也不是不可能。”罗曼尼博士喃喃地说，菲齐则指挥那群吉普赛人把东西搬进来，放在地上。他们尽快完事后离开，但匆忙中仍不失礼数。

剩下两个老人静静地盯着木箱，看了好一会之后，菲齐才起身说话：“我已经指示我的吉普赛人，说我……不在的时候，要奉你为首领。”

罗曼尼点点头，然后俯身开始动手扭開箱子的顶盖。他把几团皱皱的纸丢到一旁，小心端出一个用细绳捆住的小木盒。他将木盒放到桌上，又转回木箱旁，把剩余已经松脱的木板全部拆掉，一面费力地嘟囔着，一面抬出一个纸包裹放在地上。包裹四方方的，每边长三英尺，有六英寸厚。

他抬起头说：“是那本书。”当然这根本是多此一说，因为菲齐知道那是什么。

“他要是能在开罗做就好了。”他小声地说。

“这是大英王国的核心。”罗曼尼博士提醒道，“还是你以为他能出远门？”

菲齐摇摇头，然后蹲在桌子旁边，从桌子底下拿起一个侧边有活动机关的玻璃球。

他把球放在桌上，开始解开小木盒的绳结。与此同时，罗曼尼也除去了包裹的包装纸，露出一个黑色木盒，盒子上以象牙碎

片镶嵌成数百个古埃及王国的象形文字。皮制的盒栓异常脆弱，罗曼尼才试着要将它松开它便散裂粉碎了。里头有一个已经变黑的银盒，也有类似的凸起的象形文字。当他掀开银盒的盖子，立刻看见一个金盒，手工精致的外观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菲齐将小木盒打开，拿出一个用层层棉花保护，并塞着软木塞的玻璃瓶。瓶子里有约莫一盎司的黑色黏稠液体，底下似乎有沉淀物。

罗曼尼博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掀开金盒的盖子。

起初罗曼尼博士以为所有的灯都在同一时间熄灭了，但他斜瞄一眼，却发现火焰仍烧得和刚才一样旺。但是几乎所有的光线都不见了，他现在就好像透过好几层被烟熏黑的玻璃在看这个房间。他把衣领拉拢一些，因为温度仿佛也降低了。

这天晚上，他首度感到害怕。他强迫自己低头看着盒子里的书，那本吸取了房中光线与温度的书。象形文字在古老的莎草纸上闪耀着——不是因为光线，而是因为有一种激化的黑，似乎眼看着就要从他的眼中吸出他的灵魂。文字的意义瞬间便清晰地烙印在他心上，就算不懂古埃及文字的人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这些文字是语言之父兼守护神的托特在世界创建之初所写下的。罗曼尼恐惧之余硬生生将视线移转开来，因为他能感觉到，这些字像是施洗似的在他的灵魂留下印记。

“血，”他声音粗嘎地说，似乎连空气传送声音的能力也减退了，“我们主人的血。”他对着菲齐模糊的脸孔重复说道：“把它放进球内。”

他只看到菲齐用拇指将球体侧边的活动门弹开，把玻璃瓶送到开口前，然后拿掉软木塞，黑色液体流入后往上喷溅，弄脏了玻璃球的顶部。月亮一定出来了，罗曼尼心想。有一滴血落入菲齐的手掌，想必烧灼得厉害，因为他咬着牙发出尖锐的嘶嘶声。

“再来……就靠你自己了。”罗曼尼博士声音嘶哑地说完，便摇摇晃晃走出帐篷来到空地，相较之下外头的晚风还算温暖。他跌跌撞撞走上河岸，由于脚上那双怪鞋，他走起路来歪歪斜斜的，最后他在上游五十码的一处缓坡上蹲下，回头望向帐篷时，依然气喘不已，心跳怦然。

当呼吸与心跳渐趋平缓之后，他想起刚才瞥见的《托特之书》，不禁打了个哆嗦。如果需要任何文献证明过去一千八百年间巫术的逆转，这本史前书籍就是证据。虽然罗曼尼从未真正看过，但他知道数千年前，当塞拿卡恩瓦斯特王子进入卜塔奈菲尔卡位于孟菲斯的墓穴找这本书时，便看见书本散发的光芒照亮整个墓室。

他难过地想，即使在当初，在巫术还没有这么困难，也不会让巫师本身牺牲的时代里，像今晚如此费尽心力所准备的符咒，恐怕也都具有高度危险性，而且即便在严格控制下，还是可能发生无法预料的扭曲结果。即使在当初，也只有最勇敢、最优秀的祭司才胆敢使用“赫考”——魔力咒语，也就是菲齐今晚要说的咒语：这是用来召唤并请求狗头神阿努比斯——或者不管他现在变成了什么——前来附身。埃及强盛时期，阿努比斯便负责掌理冥府以及这一世通往另一世的各扇门。

罗曼尼博士将目光从帐篷移开，茫然地望向河对岸，一大片石楠绵延到另一处坡地，坡顶上的树在微风中摇晃着细瘦的树枝，

在他看来，枝干这么细的树似乎不该长那么高。他心想，这风有如流动的杜松子酒，浓烈、纯净且带有浆果的味道，正在撩拨这片北方景致。

有感于这些事物不相容的特质，他想起了四个月前，他和菲齐奉主人之命，前往开罗协助他度过新危机。

虽然政局的动荡不安使他们的主人无法离开家门，但他却已经有好一阵子，利用一群密探以及数不尽的财富，企图肃清埃及国内回教与基督教的腐败分子，甚至想进一步驱逐统治阶层的土耳其帕夏及其外籍佣兵，复兴埃及，使其成为独立的世界强权国家。尽管四年前的金字塔战役最后看似失败——因为法国人进入了埃及——但那却是他第一次真正的突破。罗曼尼眯起双眼，想起那个炎热的七月午后，尼罗河上传来法国军队毛瑟枪的一波波回音，还搭配着马穆鲁克骑兵队进攻时的击鼓声……到了傍晚，埃及的统治者易卜拉欣帕夏与穆拉德贝伊^[1]的军队已被击破，而法国军队则在年轻将领拿破仑的领导下成功地进占。

突然间，一阵痛苦的狂嚎吓得罗曼尼博士赶紧站起来，声音在河边树林间回响了数秒，停息之后，他听到一个吉普赛人惊恐地喃喃念着护身咒。帐篷中没有再发出声音，罗曼尼松一口气之后又蹲了下来。祝你幸运了，阿美诺皮斯，他心想——我本想说“愿神与你同在”，但这却是你现在正决定要做的。他不安地摇摇头。

法军得势之后，恢复旧体制似乎已全然无望，而他们的主人

[1] 16世纪埃及成为鄂图曼帝国的一个省，并由一名帕夏与数名贝伊管理，贝伊则是从马穆鲁克人当中挑选出来的。——译者注

利用巫术精心操纵着风向与潮水，在不到两星期之后，便神秘地帮助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将军歼灭了法国舰队。可是另一方面，法国的占领却也对主人有利，因为法国削弱了马穆鲁克贝伊们的狂妄气焰，并于一八〇〇年将一直钳制着埃及的土耳其佣兵驱逐出境。而且当拿破仑返回法国之后，坐镇开罗的克莱柏将军既没有干涉主人的政治阴谋，也没有阻止主人努力引诱回教徒与哥普特人回归多神教，信奉奥塞利斯、伊西丝、何露斯和拉神。事实上，法国的占领对埃及的影响就好像金纳的牛痘如今对人体的明显作用：以一种较易控制而且一段时间后便能轻易消灭的病毒，来取代另一种非等到宿主死亡不肯罢休的致命病毒。

接下来，当然就开始出问题了。从阿勒坡来了一个疯子，在开罗的大街上刺杀了克莱柏，而英国人便在后续几个月的混乱中趁虚而入。到了一八〇一年九月，克莱柏的继任者由于无法胜任，于是便向开罗与亚历山大城的英国人投降了。英国人进驻短短一个星期，已经逮捕十来名主人的密探。新上任的英国统治者甚至找到理由，将主人建造于城外、供奉古老神祇的庙宇给关闭了。

主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分别从英国和土耳其召来两名最年长也最得力的手下——阿美诺皮斯·菲齐和蒙博德·罗曼奈利博士，向他们透露接下来的计划。虽然这个计划过于异想天开，以至于无意中显露出这个老人家的老态，但他却坚持唯有如此才能让英国消失于世界版图，并恢复埃及失去已久的强权。

他们在主人居住的巨大厅室与他会面，里头除了主人，就只有四尊“乌沙布提”——真人大小的男性蜡像。主人高坐在奇特的天花板座位上，一开始就谈起基督教，说这个使巫术的生命汁

液蒸发殆尽，如今仅剩干枯躯壳的赤阳，目前正由于伏尔泰、狄德罗与高德温之辈的文章，而兴起疑云将其遮掩。

罗曼奈利向来没有耐心，对这位老巫师的一番隐喻也不例外，便大胆插嘴问道：“这一切对于将英国人逐出埃及有何帮助？”

“我们要进行一个魔法程序……”主人开始说。

“魔法！”罗曼奈利虽然惧怕主人，却仍极尽轻蔑地打断他的话，“最近只要我们试图向街上的狗群施法让它们闪开，就会发生头痛和乱视的情形，更别提会瘦上五磅了。甚至还多半会出差错，使得所有的狗当场猝死。要是挥舞棍棒朝它们大叫可能还简单一点。三年前你在阿布契湾操弄天气之后受了什么样的苦，相信你应该没有忘记。你的眼睛干瘪得就像在太阳底下过度曝晒的椰枣，而你的脚……”

“你说得没错，我并没有忘记。”主人冷冷地说，半复原的眼睛盯着罗曼奈利看，而后者一如往常地，面对他眼中所燃烧的近乎愚蠢的恨意不由得打起哆嗦，“虽然有人会代表我在场，但你们当中必须有一人执行这个念咒仪式，因为这个仪式得在最接近大英帝国核心之处举行，也就是伦敦城，而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却又无法远行。虽然我会为你们提供一切最有力的保护与护身符，但诚如你所说，这项仪式会伤了巫师些许元气。我让你们从那块桌布上抽麦秆，谁抽到短麦秆就由谁来执行。”

菲齐和罗曼奈利看了看从桌巾底下凸出来的两截麦秆，然后彼此互看。

“是什么样的咒语？”菲齐问道。

“你知道我们的神不在了。他们现在住在杜阿特——冥府，